□ 李家禄

饭油

饭油是什么东西,现在的孩子大多数都不知道了。现在煮饭用电饭锅或高压锅,快速而简便,不需要大火煮开,微火慢炖,文火慢烘,自然看不到米粒由“开花”到煨熟,米香四溢的美妙过程,更看不到饭油飘泡上来的特殊现象。从前,乡村煮饭是一项繁重的劳动,既要随时关注、调整火候,又要观察水米状态,工序烦琐。熬出饭油,需要一碗好米和一颗细致的耐烦心。

乡间日常生活里,白森透亮的大米需巧妇早起,用粗糙的手慢慢捶打出来。幼时读书曾学得“闻鸡起舞”的成语,而乡村闻鸡鸣即起者,是操持全家生计的女人,睁开眼就得考虑家人早饭。乡村主妇起床第一件事不是“当户理红妆,对镜贴花黄”,而是趁晨星高挂,匆匆挑一对老旧陈年木桶赶到村边水井处,抢两担水,把水缸灌满,满足家人一天洗漱用度。尔后,一头扎进狭窄阴暗的舂米室,筹划家人一天的生计。

舂米室里一个石碓,粗大横木上架一个舂米石锤。妇人站在木架上,利用杠杆原理踩踏石舂,捶击石碓里烘焙干透的谷子,手拿一杆木杆不断翻搅谷子,使其均匀受力脱粒。为减轻舂米人劳动强度,头顶悬挂一根绳索,手一拉,形成身体向上的力量,尔后重重落下。舂米人一边劳作,一边哼歌谣,舂曲婉转悠扬,辛劳中透出一份怡然自乐。在苗岭木楼人家,石舂旁边置放一只半人高大肚圆形竹编炕笼,上敞口,下放火钵,用于焙干谷子。板壁上挂着竹编粗筛和细筛(亦称簸箕)。谷子舂脱皮,先用粗筛筛掉粗糠,再用细筛簸去细糠,得出一粒粒丰隆饱满莹亮如玉的米粒。簸米时,糠尘飞扬,女人浑身披蒙灰扑扑糠灰,朦胧如霜。女人稍事洗漱,束发更衣,端着白净的香米走进灶房,开始一天的炊事活动。

吃米带糠,吃菜带帮。老一辈人吃得糙,一个出于对粮食资源的充分利用,另一个符合自然原则。刚舂的新米不用淘,直接倒进鼎罐,加入清冽山泉,柴火煮开,灶房烟环雾绕,慢慢热和起来。主妇呼吸着散播于空气中的新鲜香味,空洞的心渐渐填满。妇人一边用竹片搅着煮开的鼎罐,一边想着家人端着饭碗呼哧呼哧欢快吃喝的样子,嘴角流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与额头黄灿灿汗粒融合在一起,温婉娴惠,优美动人。随着竹片搅动,米粒与鼎罐底脱离粘连,咕噜咕噜欢快地躁动。妇人退去大火,文火慢开,米饭浮起一层亮亮的油质。随着米饭的炖煮,油质慢慢游离,凝聚,与不断膨胀起来的米饭融合。妇人抓住机会,拿起木瓢小心地将饭油舀进土碗,端给家里体虚的老人或需要补体的孩子。有条件的人家加少许白糖,便是上等的滋补佳品了。

电饭锅普及之前,我和一位同学分配到一座小县城教书,烧木炭或用电炉架锑锅煮饭。米饭烧开,浮起一层褐乌色的东西,全然没有乡间新米煮出的银色油质。我们把这团褐乌色的泡沫视为有害物质,舀出倒掉,感慨粮店供应粮食与乡村自产粮食质量差别巨大。

我上小学,弟妹相继出生,母亲既要照顾我们,又要参加繁重的集体劳动,得不到休息,身体越来越差。冬天,母亲经常病痛,起不来床。我早早承担起家务事。先在屋子火炕升起火,帮助弟妹穿好衣服,坐在火楼旁向火;然后到灶房升起灶火,砍猪菜,倒入大塘锅煮猪潲,再转回屋子架铁鼎煮饭。饭煮开了,屋子热和了,母亲也起来了。我把饭搅过第一遍,饭油浮起,我小心地舀进碗里,放凉后递到母亲手上。母亲喝下饭油,气色好些,勉强支撑着做家务,切菜炒菜。在母亲身上,我看到了饭油的神奇功用,仿佛一道灵丹妙药,能够让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母亲,渐渐恢复元气。

母亲身体好时,经常舀饭油给我和弟弟喝。放凉了的饭油,其实就是一层附着饭皮的米粥。因粥的特性,易于为肠道吸收,迅速转化为糖份营养,补充体能。当然这是我后来才懂得的事。小时候粮食少,缺营养,整天饥肠辘辘,喝一碗饭油,顿时精神气爽,便以为饭油是什么了不得的好东西。喝饭油时常想,能加点白糖就更好喝了。那个年代白糖凭票供应,每年只在大新年分到两斤糖票,两斤糖哪够我们偷偷抠来吃?糖成为我们最渴望的美味。有一年小舅来看母亲,说是与村里供销社销售员熟悉,凭面子买到了一斤白糖,一家人视为隆重的喜事,一度让饭油多了几许滋味。

年岁渐长,我作为长子承担了更多家务。晚饭主要由我负责烹煮。我也有了特殊的权利。用竹片搅过鼎罐,饭油浮起,我舀来和弟妹分享。有时饿极,想到家里竹篮搁有鸡蛋,悄悄摸来丢进鼎罐。鸡蛋煮熟,或独食,或和弟弟一起分享,填塞似乎永远也无法填饱的肚子。不过,也有露馅的时候,鸡蛋在密闭的鼎罐里炸裂,我慌张地赶紧打捞。再舀饭油,混成一碗。等米粒粑软,用竹片不断地搅,搅成一锅糊,我提不动铁鼎罐,便讨隔壁奶奶帮忙,提到火炕旁,文火烘焙。这样煮出来的饭,我们称为粑(软)饭。要想吃硬饭,那是一种奢望。对我们那年岁成长的孩子而言,天天吃粑饭,没得选择。蛋黄散落在粑饭里,晚餐时,我提心吊胆地把饭碗递给母亲,紧张而小心地观察母亲表情,静候母亲的责骂。父亲和母亲都发现了饭里的蛋花,母亲嘿嘿一笑,说:想吃鸡蛋就煮吃,记得分给弟妹。母亲的宽和大度使我顿时释然。

饭油只是乡村人日常的普通滋补,对于体虚或劳累过后急需补充糖分,无疑是极为有益的。至于生了大病需要滋养,饭油决然派不上用场。治病除了请赤脚医生开药,扯中草药药补,食补就是炖老母鸡或老鸭。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补充营养方式,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只要打开网络平台,食品补品琳琅满目,任意选择。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味食物面前,我忽然想起那一碗简单的饭油,它带着新米的自然清香走进了岁月深处,再也不会回来。但是,它却像母亲的爱,长存于心。成为永远温润我的宽厚情怀,历久弥香。

□ 石秀昌

大爱齐天

—— 悼念王玉老师

如果 每一个人伸出一只手臂
就能够驱赶死神
如果 每一个人献出一捧热血
就能够延续你的生命
我们相信
为了至亲至爱的王老师
大歹村的父老乡亲
一定争先恐后
因为 你付出的爱
已经撒满了大歹人的心田

脱贫攻坚 对口支援
党和国家的号令
让省城与偏远的从江
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9年11月8日
积贫积弱的大歹苗寨
因了省城教育帮扶团队的到来
村民们奔走相告 喜笑开颜

王玉老师 其实你只是五人团队中的一员
你却用孱弱的双肩
挑起了振兴苗乡教育的重担
第一校长 不是最大的官
你却信心满满
从制定规划到付诸实践
干得热火朝天

语言不通 观念难移
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
你们用智慧攻克了一道道难题

从教会孩子们洗脸
到卫生习惯养成
从陌生到熟悉
从怯懦到自信
从校园互动到省城游学
从环境改善到精气神的提升
是你和队友们播下以爱育爱的种子
换来遍地花开春色满园

三百多天过去
那群活泼可爱的孩子
再也不是昔日的羞涩和寡言
稚嫩的脸庞写满无限的诗篇
大歹 因为你们的到来
最终有了千年的蝶变

蝴蝶妈妈 本是流传千古的守护神
而今大歹的孩子们
却把你比作护佑他们的神灵
如此珍贵的表达
无疑是孩子们对你
深深的依恋

是你 让孩子们懂得书山没有捷径
是你 让孩子们坚信付出总有收获
是你 让孩子们领悟做人必需的尊严
是你 让孩子们明白云外有云天外有天

你就是蝴蝶妈妈
你以齐天的大爱
抚慰每一颗幼小的心灵
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啊
他们是怎么都不曾料想
在你陪伴的快乐时光里
癌细胞正对你的躯体扫荡

2021年1月26日凌晨4点
就在黎明之前
癌细胞凶残地伸出魔爪
掐断你本就虚弱的脉搏
生命的战车从此塌陷
只留下你48岁憔悴的容颜

为何不幸总是这样突然
为何生命如此短暂
你曾说过
待到春暖花开你还会回来
而你许下的心愿
却成了永远的遗言

如今 春暖了花开了
蝴蝶妈妈 你可曾听见
山梁上又传来了美妙的歌声——
天边的云霞啊
红红的杜鹃花
古老的枫树上
住着蝴蝶妈妈
我的蝴蝶妈妈
世代保佑苗家

大山默默 是你意味深长的坚守
流水潺潺 是你无休无止的叨念
王老师 你以心换心以爱育爱
彰显着独特的品格和魅力
你用信心筑起人生的格言
你用行动书写心底的执念
你——
无私奉献 大爱齐天

□ 龙艳

野菜清香

春天一到,万物复苏。百花开,百草绿。就连野菜,也都嫩绿、清香无比。因为小时候在乡村生活,又因为知道母亲儿时大多以野菜充饥得以维生,所以我也认识了许多野菜,且对它们充满了好感。有一年春天,我还特意到野外采摘了很多的野菜,什么地地菜、灰灰菜、奶浆菜、蒲公英、马齿苋、柴胡、水芹菜、鸭脚菜、鹅不食草、车前草、野黄花嫩叶、苦蒿、白蒿等等,每一种野菜都尝个遍。

我对正在忙着绣花的妈妈说:“这些野菜大多都很好吃的啊!您小时候经常吃它们,是一种福气呢!”

“傻姑娘,现在有油有盐还有肉,这些野菜炒着吃当然好吃了,我们那时候就光是吃野菜,咽都难以下咽,吃得脸都绿,眼睛都鼓了……”

“哦,这样啊!”我难过地低下关,不说话了。妈妈又说:“你们生在好的年代里,要好好珍惜呀!”

是的,我从小就听着爸妈的故事长大,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却也能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他们所经受过的许多艰辛。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这话是汪曾祺先生说的,也是我想对爸妈说的。“先苦后甜甜更甜”,如今,就连那些以前让人觉得难以下咽而又不得不靠它们来充饥的野菜,也都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开心不好好享受现在的好生活呢?春天来了,我们就把春天里的野菜好好地采一采,做一做,好好地享受一下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味吧。

今天,我要着重写一写椿芽菜。椿芽炒鸡蛋、椿芽拌豆腐、凉拌椿芽都是我爱吃的菜。椿芽炒蛋时,嫩黄略焦的蛋皮里透着青郁郁的椿芽,诱人、爽口。凉拌椿芽,只要把嫩嫩的椿芽用开水一烫,放凉后用姜、葱、大蒜、酱油、醋等拌好,就是一道既美观又可口的好菜。有时候,椿芽打得多了,一下子吃不完,妈妈就会像做盐菜一样地把春芽腌制起来,放进密封的罐子里。一个星期左右后取出来,切成碎丝,放点香油和麻油搅拌几下,青簇簇、翠团团,又香又脆。

“菜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这是品花诗人李渔对春芽的赞美诗;“长春不老汉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这是康有为对春芽的评价;而乾隆才子袁枚,在一本《随园食单》中更是把香椿头拌豆腐的口感描绘得令人口舌生津,于是,作为的老飨的汪曾祺便忍不住给了一个高评——“一著入口,三春不忘。”

小时候,我是不知道可爱的椿芽还能写成诗,有这么多的美誉的。我就只是觉得它好吃,于是一到椿芽冒尖的春天,便和伙伴们跑遍村前山野,把能打到的椿芽打回家交给母亲,然后便能够美美地就着椿芽菜,多吃一碗饭。

长大后,打椿芽的时间便少了许多。但总是能记得儿时在老家打椿芽的情景。“日上三竿打嫩芽,木梯竹棍铁钩叉。新篮紫叶刚遮底,嫂嫂催姑速返家。”这首诗,将打椿芽的场景描绘得惟妙惟肖,也让我深深地记在了脑海中,如同儿时在乡村打椿芽的场景般,成了一幅图画,成了挥之不去的一抹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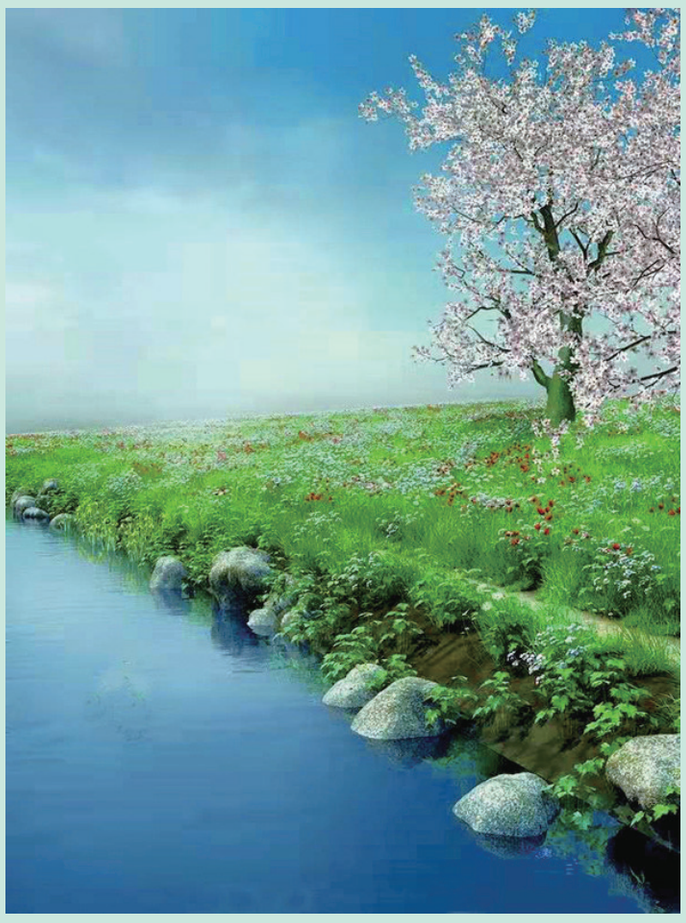
记得那时,几场初春的雨水一浇,老家的椿芽树便一点一点往外生出枝头顶红的椿芽,新鲜中透着娇嫩,像极了一只只展翅欲飞的小凤凰。性急的馋虫恨不能马上就动手,但此时的椿芽香气还不太浓,数量也不多,要忍一忍。

待到春分节气临近,春芽就长成真正的椿芽了,油光光的紫茎顶着红边绿叶,轻盈舒展,远远望去,如玛瑙、似翡翠,春风一吹,清香四溢。我们知道,可以打之而后快了。旭日刚升,老少齐上阵,够得着的双手探花,够不着的犀牛望月,在长杆上绑一把锯齿镰刀,抬头轻轻一钩,草木精灵们便一朵接一朵的飘舞而下,蹦得满地都是,一抓一大把,一装几篮子,手指、衣服乃至头发都散发着椿香。

晨雾未尽,几颗椿芽树都被剃成了光头,秃秃的杈丫有些难看,不过老人们都说没关系,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冬天的积蓄,香椿家底雄厚,也很慷慨,你越打它长得越旺,用不了几天,整个村子依然“椿香熏得人人醉”。

如今,椿芽成了城里人的“山珍”,价格不菲。进了城的父母便很少吃椿芽了。有一天,我特地买了一大把椿芽给他们送去,怕他们责怪我乱花钱,便谎称是去郊外碰到打来的。爸爸看看椿芽又看看我,淡淡地说:“知道你是怕我们舍不得买吃才买来的,你最近天天上班,忙得不得了,哪里还有空去郊外打什么春芽。”

眼下,又到了满目青翠、野菜嫩绿的好时节,让我们趁着春光,走出家门,走进大自然的怀抱里,采一把野菜,尝尝它们清香而独特的滋味吧!那是春天的味道!



清水江

刊头图

佚名 摄

□ 杨邹雨薇

油菜花开春满园

今年春节,我在家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日,到正月十二才返回省城上班。临走之前,奶奶叫我跟她去菜园弄一点小菜回来。由于我们家在市里修建大桥闸道时被拆迁,搬到了一公里以外的山坡下,原先在村里的自留地就离家远了些,但是,奶奶还是隔三岔五地去伺候地里的蔬菜。老人家对土地的感情,是我们年轻人难以理解的。

沿着康济大道往北走了一公里,就抵达曾经居住的村庄。穿过遍布记忆的村巷,越过柳宗元笔下的石涧,就到达菜园。算起来,我有两个多月没有到这片曾经十分熟悉的菜园了。此刻跟在奶奶的身后,走进菜园,我的眼睛一亮,心里为之一震:在上百亩的菜园里,几丛金黄色的油菜花,点缀在绿意盎然的蔬菜中,乍看,有点像北斗七星。特别是自己家菜地的那两块,在两条不同板块,有些斜对称。站在斜角看过去,就像两枚金黄色的超音速导弹,射入你的视野,让你猝不及防,有一种躲避不及的惊喜。

我问奶奶:“为什么今年的油菜花开得特别早,还是正月里啊!”奶奶说:“你没有发现过年前那些天,都是南风嗖嗖的,是个暖冬啊!因为暖和,人们在十二月乱穿衣服,这些花也就想开就开了。听说有些人大棚里种菜,冬天也有油菜花开。”

听了奶奶的话,我心里感慨不已:由于科技的日益发达,人类已经可以改变一些作物的生长方式和节令,但我想,最美莫过于自然美。就算大棚里的油菜可以在冬天开花,但面积毕竟有限,不能形成大规模之美。记得那年春天,与几个朋友结伴去江西婺源旅游,看见篁岭梯田的油菜花,似无数金龙潜伏在山坡,随风游动,生意盎然。再加上彩蝶与蜜蜂飞舞于花间,由此平添了乡间田园缤纷的景致,让我想起儿时与堂妹在油菜花里追逐蝴蝶的童趣,颇似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描摹的场景:“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荫。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心中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油菜是我国农村最常见的一种经济作物,它对环境的要求不高,无论山坡田野、溪岸沟堤,只要有土有水,就容易生长。无论寒风冷雨、和风煦日,它都照样蓬勃生长,直至在阳光明媚的春天绽放出了金灿灿的花朵,在烈日炎炎的夏天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我爱油菜花,不仅仅源于它金黄色的花可以灿烂自己的心情,还在于它的生命力和花朵开放姿态。它随遇而安,不与其他花卉争艳,只以自己的方式悄悄开放。关键是,它的果实是那样的质朴,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以至于乾隆皇帝都为之赋诗:“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新油。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赞扬油菜花的内在之美。

其实,对于农民来说,它的经济价值远胜于观赏价值。我们涧子边村是全市蔬菜基地之一,村民们每年都种油菜,待其开花结籽后,采摘菜籽用来榨油食用。一般是九月底十月初种,五月底或六月初收菜籽。而开花时间,大多在三月中下旬。没想到去年暖冬,早春持续,村前菜园的油菜花居然在二月下旬就开了,给人一种春色满园之感。

看朋友发的微信,家乡不少县区,都有面积上千亩乃至万亩的油菜花景点,这是近年来致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动作。可以想象,在蔚蓝的天空下,在广袤的田野上,在金黄色的花海之中,蝴蝶与蜜蜂纷至沓来,它们与油菜花相拥、亲吻、共舞、沉醉,引得游人驻足拍照,春意融融,如诗如画,教人如何不陶醉其中?

《杉乡文学》开辟“长篇连载”栏目

本报讯(通讯员 杨胜章) 2021年,我州文学杂志《杉乡文学》增设“长篇连载”栏目,旨在挖掘和展示黔东南作家在长篇创作上的成果,通过截取其精彩篇章,以飨读者。

刚刚出刊的第一期《杉乡文学》,选载了作家杨育泽的《我是下司狗》和女作家凝心的《走过花季雨季》部分篇章。其中,杨育泽以独特奇伟的视角、丰富奇妙的幻想、轻快愉悦的情节、幽默风趣的内容完成40万字的《我是下司狗》,该作品有大量“狂欢跳脱的语言”贯彻全书,嬉笑怒骂雅俗共赏,处处闪射“我们不一样”的文采;校园题材作家凝心的《走过花季雨季》,则以四位高中生的视角和人生体验,在不露出声色的故事叙述中,展示了一幅高中生活的酸甜苦辣,折射出社会存在的各种困惑,令人深思。其主题积极向上,寓意明晰,语气平易恬淡,表达自然流畅。

文艺简讯